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辯

巨靈擘太華辯以下十八篇係臨川閣中



太華山三峯特立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與他山不相聯屬柱少陵謂西嶽峻增竦屢尊諸峯羅列似兒孫者也乃昔人謂華嶽與晉首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巨靈胡手盪脚蹋開而爲兩今掌是之跡仍存此言自左丘明國語及開山圖啓之今人遂謂信然使華嶽不得爲全體之尊巨靈蒙剖割山川之譏陳子曰寃哉寃哉山川自天地分

時即成謂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天開地闢之時未有人也安得巨靈如人狀而有手掌耶一山當河河過而曲行是山已疑結堅定矣巨靈既能擘之何龍門之山又水出孟門之上必禹鑿之而後通乎巨靈何獨能擘太華而不能擘龍門耶以太華視首陽諸山如丘垤也今謂原一山所分不亦崇首陽而貶太華哉以太華屹然壁立豈隨物蹴踖逐勢流通者哉水經載昔有人故升華嶽而觀巨靈之跡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曲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奔壁而已乃

知今之所謂仙人掌者祇自下遠觀有此彷彿形似耳乃遂謂為巨靈手迹誣矣誣矣至於班孟堅賦曰高亭遠蹠以流河曲李太白詩曰巨靈咆哮擘兩山此則謂賦之家組述之言未必謂實有是事茲不必辯

陳陶南集衆趨汴以圖代周辯

予觀史傳稱陳希夷初隱武當後移華山靈臺觀不樂仕或又曰摶陰有平世安民之志周末嘗集衆欲起汴以圖代周中途聞宋太祖已著黃袍遂笑墮駟下曰治世有人吾山中半睡而以已摶之

輕世超物而以陰謀圖代之事加之客或質之陳子陳子曰免哉免哉搏之時雖曰世亂數易危主然自有一朝廷也搏以布衣素非項育拔山舉鼎之勇亦無卓操黨翼之衆集數十百市野之人趨汴欲何爲哉不量力不審機不伸義而效盜賊之跡爲奪篡之事此豈搏之舉動耶既不樂仕又何圖於代主耶據史簡博性愛腫小則旦月大則幾年是其浮雲世故塵芥六合古今一人而已周世宗召至禁中問以神仙事博對當以養生爲念放還賜號白雲先生宋太祖三召乃至留數月放還

是其不希意取寵屈已徇世出處自重得古聖之矩以是人而較之集衆陰謀圖代如虬髯子之所爲者似耶不似耶或曰搏無此志而何以大笑墜驢也余曰史固言之天下自此定矣此固搏之所以笑也此搏所以得中山之睡之牢也

華清泉被汗辯

予觀東坡蘓子論湯泉曰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砌獨爲絕勝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汗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物辱孰甚焉及題惠州湯泉又曰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汗真

若華清爲太真輩所汗者陳子曰吁冤哉冤哉湯泉能洗人之汗豈被人汗耶今夫王女之池水出無窮不舍晝夜所謂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者也浴楊李祿山之水隨即流去後來之水固與楊李祿山一無干涉其清其溫莹潔如玉絕無纖汙若以爲一經穢德者之浴遂爲此泉之辱孰知岱山蓬海曾駐秦始皇之駕嵩嶽汝井嘗經武后之遊今不聞以秦始皇之故而貶海岱後武后之迹以譏汝嵩嶽獨以楊李諸人爲溫泉病何耶雖然溫泉固不受人之汗但人之浴於此泉者亦當求不

斯水之辱予嘗爲溫泉之說曰欲洗其身者先洗手德欲洗其德者先洗手心人能洗心洗德而後洗此水焉庶幾水無被汗之憂矣

### 桑落酒辯

桑落酒者長安之佳醞也寄之四方傳之京師四方京師之人咸尚之庶幾海內之佳醞也乃近謂其皆有烏頭人飲之弗甘陳子曰冤哉冤哉予觀史補載桑落之由以河中桑落坊有井每桑落時取水釀酒甚佳因名焉庶信所謂蒲城桑落酒者此也然世說載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九日

賜百寮飲或又謂劉墮善釀酒酒熟於桑落之辰  
予謂晉時桑落河所獻乃馬乳酒是不可以名麴  
米之味而桑落之辰木葉皆下顧酒獨以桑名哉  
大都河中之說得之今河中之蒲去關中不數百  
里宜長安造蒲城之酒也桑落酒方有梓傳者絕  
無所謂烏頭之數今名爲桑落而實有烏頭乃市  
酤隴利之家或然徒名桑落而實非桑落也若士  
夫之醞忠實之壚固無非真矣但桑落之真者必  
得價而後售高酒譬之高入子陵之明潔非諫議  
大夫之所能屈桑落之甘美豈較銖論釐之所可  
待價者也

黃四娘妓者辯

黃四娘者見於杜少陵之詩所謂黃四娘家花滿  
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  
恰恰啼者也先輩以齊魯大臣史失其名致慨恨  
謂黃四娘獨何人因託少陵詩以垂不朽以爲黃  
之幸是自來不知黃爲何人也後乃傳爲妓女居  
在曲江陳子曰冤哉冤哉不惟冤其人而尤誤指

其地也少陵之詩乃成都時作公到成都劔南節  
度使裴冕爲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此詩  
以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爲題乃錦江非曲江也  
觀其詩之四章曰東望少城花滿煙五章曰黃師  
塔前江水東註皆在成都擬黃四娘必錦江傍住  
老嫗有園墅者即詩中之景象可見故少陵本題  
詩又曰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若曰  
妓女則江深竹靜之處兩三家之間安得即有妓  
女之居乎或曰戲蝶嬌鶯之句似指妓女而言予  
謂唐人詩句狀園林富逸之景言鶯啼燕舞者極

多安得以此而遂爲妓乎或曰四娘之稱似是妓  
女之名予謂古之婦女以行數稱娘者極多若以  
四娘之名而據以爲妓則傳奇所紀如趙五娘者  
不得爲賢孝之婦而李三娘者不得爲苦操之女  
矣雖然黃四娘者不惟不知何人然實無是人也  
古人寄興達情每設爲無是烏有之名而唐人小  
說傳奇此類尤多舊註謂此詩貽蕩稱情政是子  
美借四娘耳若然是所謂黃四娘者即子美也使  
古今天地有子美風流文藻之妓則騷人詩侶雖  
爛醉佳人錦瑟傍也亦宜

四皓安劉是滅劉辯

予過商州謁四皓祠問商山更在州南九十里一名商洛山高峯邃谷人迹鮮到而漢初唐宣明崔少通吳子景周元道四老避秦霄政入居於此其紫芝之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是心非不欲仕但無可仕之主耳其羽翼太子一節尤偉卷舒自在如龍翔鳳舉神化莫測後人曰其山曰知亭而或人之詩乃曰兩軍不阻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陳子曰寬大寬哉此詩人好奇及經者之說非確論也漢高以懿遠英雄之

主乃惑於嬖姬之言以倖軋后以庶謀適以寵奸倫此而不正則主自此危世自此亂海內又秦項時矣是遭時之可出也而太子者屈已厚幣以延之是遇主之可事也太廟一從高祖一見使儲位安如九鼎漢室奠於太山其功匪細乃一出即退輪蓋還山丹青炳若此四皓之出處最正者也或以為四皓雖安太子然呂氏竟禍天下以是歸罪四皓予謂君子之處世惟顧義之可否而成敗非所計四皓之時豈逆料呂氏專制之日哉若曰四皓能預知之然亦已預計之謂必別有安劉者出

而不至滅亡也後來呂氏之霍焰甚熾天下之詛  
怨甚深當時縱左袖不袒安能必海內之盡從諸  
呂諸呂亦必不旋踵而敗而劉豈遂滅哉今論四  
皓者掩其已然之成功計其或然之敗滅信乎詩  
人之好奇者而或至叛理及經者而未必合道也  
予故曰歆知四皓出處之正當知四皓識見之高

濁涇清渭辯

詩云涇以渭濁解之有謂涇水本濁及合渭水以  
清者比益見其濁杜少陵之詩亦曰濁涇清渭何  
由分又曰回有清渭濱又曰腸斷秦川流濁涇是

皆謂涇濁而渭清也陳子曰寃哉寃哉予嘗於涇  
陽之墟池陽之谷觀涇水之流衝沙帶泥其水固  
濁及於蓋屋磻溪之濱秦鞏卦臺之畔觀渭水之  
流其濁與涇水畧似也余又嘗於渭源之竟探鳥  
鼠之山觀渭水之源甘寒瑩徹如水晶然其源固  
清及於崆峒之傍白巖之麓觀涇水之源亦碧石  
磷磷水尤湍潔其清亦與渭源相似也夫二水其  
源之清相似其流之色亦相似而自古有涇濁渭  
清之說者緣其末流渭水紆徐其中泥沙尚少涇  
水湍急其中衝帶沙泥爲多所以相合之處見其



頗有清濁耳人因涇流之浊而遂謂其源亦濁其  
誣也甚矣雖然人亦有然者心之體本清也物欲  
攪之則浊性之初本清也氣質雜之則浊官之始  
本清也貨賄誘之則浊然其源則皆清也是故論  
水者當窮其源成人者貴保其始

### 太公干周辯

昔孟軻氏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何歸乎來予聞西伯善養老者走其入周祇以  
有養老之政耳所以涓濱垂釣若將終身而司馬  
遷氏既謂其爲廢屠爲逐夫且曰以漁釣干周陳

子讀史記而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曰寃哉寃  
哉夫所謂干者求也使太公求仕於世必謀進取  
於強壯之齡而不偃蹇於老耄之歲當其垂釣磻  
溪之時坐慈泉之上何以知文王有出獵之行獵  
也何以必其有非熊之卜而至於後車之載不期  
而獵不期而卜不期而遇乃天厭商紂之德將開  
蒼姬八百之業神啓既齋之田以予王者之師實  
陰扶默運之妙乃意外之奇豈容設意之干哉伊  
尹以割烹要湯要之一字必遇孟子而辯其非干  
周之論干之一字出於孟子之後所以無人爲之



少華固非移矣近歲同州蜀邑澄城有山走數里者守土之臣曾上其事傳駭天下此言誣耶陳子曰予亦聞之彼亦山崩非山走也澄城西北七十里山名紫金紫金南下有丘名麻林陂山其旁人士人咸曰山之前舊有深溝溝之內有流泉泉之傍有積潦所以前歲大雨浸漱之久其山坐陷入前溝溝平則山低是以習見之人遂以為山走而不知為山崩實非山走也山崩猶帶山走其與人情習常而喜異迥不同山走則其前易水之泉為山亦尚其靜止不多之義大山崩則地立空

不搖音未定而人謂之走予又因而悲悼此山之不幸也吁

杜少陵江漲漂尸辯

予過郾州三川驛傍有杜少陵之墓人疑其非而引小說以證然小說亦非也按子美本傳大曆三年寓來陽嘗至衡嶽廟阻暴雨泚旬不得食來陽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而卒據此言近實而小說謂子美宿江上酒家江水暴漲為鶩端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珣令積空土於江上以白酒牛炙

陳西野先生集 卷之七 十一  
大醉面卒以聞陳子曰冤哉冤哉古人謂死於水者不得爲正終少陵果死於水乎此小說之言甚誣也使子美實爲江水漂沒已葬於江魚之腹必然無墓今既有江上鬼然之墓聃令又以死葬於此上聞是子美醉飽之卒江上之葬皆實也使果漂沒無尸縣令何敢妄爲之墓以欺玄宗當時即以江漲漂尸以聞玄宗亦何罪於縣令而自誣虛誣欺君之罪觀縣令具舟自迎子美是今非孟浪者而有此舉動之謬妄乎余又見河南鞏縣志有杜子美墓蓋子美雖襄陽人先世徙鞏縣或者子

美初葬來陽後子孫遷葬鞏縣但由此而觀來陽之墓鞏縣之墓必一有子美真墓者在而小說之誣益驗矣况稱郾州又有墓耶以三墓爲不足憑而一小說爲足信信乎詩人之命窮而遺身後之謗也吁

鸚鵡能言被累辯

世之論鸚鵡者多矣有作賦以述之者曰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招累每見囚籠中有爲詩以議之者曰能言終見奔還向關山飛觀此詩賦是謂鸚鵡始而見囚終而見奔

昔山能言也陳子聞之曰窺哉窺哉傳曰鸚鵡能  
言不離飛鳥是鸚乃鳥中之最能言者然在山林  
時不能言也能言乃人教導之耳余至隴州詢之  
士人得鸚鵡之狀云其巢必擇極高之木挺直少  
枝幹可緣者其亦知避禍矣士人以鐵爲長釘釘  
樹攀踏而上取其鷄其母旋遠飛鳴哀叫久之後  
去然其老者亦不能言也鷄至人家節其食警其  
睡調習教之然後能言噫嘻鸚鵡做禽耳人教導  
之言而竟以言見因奔在人亦誠有然者以文辭  
取上而辭葩者或見忌以議論取官而言忤者或  
見黜然不思取士設官之意原若此乎雖然鸚鵡  
之能言無實之言也人之立言本之以持養發之  
以義理運之以機化吾見吐之文辭爲道德之光  
敷之疏議裨修治之要將有炳若丹青格之神明  
流通三極鼓吹六經者矣而何榮辱利鈍之足云  
故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黃楊厄閏辯

舊稱黃楊厄閏謂黃楊之植者每遇閏月年退二  
寸陳子至漢中見邸館之後亭子之傍植黃楊二  
株時臘盡春初枝葉扶疎而葉茸綠翠如新經膏

沐實乃歷冬夏而常青經霜雪而不改柯變色者  
訪之居人士夫謂此木增長極遲數十年止得盈  
把之榦然閏月年亦不見其縮也陳子曰寃哉寃  
哉實未自縮而謂其縮於黃楊何幸焉且增長由  
於造化退縮由於自己木之真固者增長每遲惟  
其增長之遲所以體益堅定凝結而更歷年所然  
黃楊亦不自厭其遲矣但謂之縮者乃遇閏月之  
年氣候不齊滋液稍歇此年或不增長如大鵬之  
飛六月息者也人見其不增長也遂謂爲退縮二  
寸以氣候滋液之虧缺不足者以爲黃楊病不歸

罪於造化而歸罪於嘉木乃黃楊於是乎受厚誣  
也况黃楊數年祇能增長以寸而謂遇閏月即縮  
二寸則所長不能副其所縮而縮當盡矣豈通論  
耶雖然厄閏之說亦託言耳戴記以松柏竹箭比  
德楚辭以香草比君子而閏者數之奇羨不齊者  
也昔人以黃楊之厄閏而不長比君子之數奇而  
未達耳奚必黃楊有自縮之實哉黃楊雖遲而自  
不厭其遲哲士雖淹而自不嘆其淹是故賢人每  
數奇而不偶君子貴居易以俟命

諸葛孔明屯兵五丈原辯

子謂孔明將畧實其所長其五丈原之屯司馬懿  
按其營壘猶嘆曰天下奇才足五丈實行兵善地  
子嘗經寶雞由磻溪東歷郿邑憇五丈原之下徘徊  
周覽見原當斜峪之口即通蜀之路斜峪水近  
出其傍渭河遠當其面高平廣大誠所謂守不可  
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先據不可  
勝以示敵之可勝者司馬懿示諸將惟懼孔明之  
屯武功而以爲屯五丈原不足畏先正謂懿之言  
謫也實畏孔明之屯五丈原耳斯得懿之心矣予  
亦嘗經見武功無山可依四面受敵非五丈之比

懿亦知諸葛之心不屯武功而必屯五丈乃預爲  
謫言以安衆心或者不察形勢遂謂懿之言非謫  
五丈原誠爲死地嗚呼使五丈原果非善地屯此  
果不足畏而諸將可以無事何以懿亮相守有餘  
日而懿不敢出甘受巾幘之辱而怯於一戰若曰  
欲持重以老孔明之師而孔明當時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計亦不賴於速戰者懿何所見而不一戰  
乎是知懿之心別無所爲但一味畏孔明也亦畏  
其屯兵之得地也而後之人以大星隕墜孔明未  
捷而亡遂謂五丈誠非善地信乎世之不可以成

敗論人也若以成敗論人則坎珂于運數者俱矣  
麒麟不祥辯

予過陝省聞郡藏貯有麒麟乃正德十六年西安  
府民家乳牛所產者人以為異鞭死予完審恤事  
命取觀之首口皆似牛蹄則類馬歷歷有肉甲彷彿  
龍其色微青若象然外已乾而藁實其中陳子  
諦觀之良久曰惜哉惜哉其此所謂屠身馬足牛  
尾而一角有肉者乎其所謂含仁懷義合規應矩  
而音中律呂者乎其所謂不履生蟲不折生草者  
乎誠宜列四靈之首為王者之瑞也然出大野遇

鉏商而折其左足以為不祥韓昌黎氏亦曰惟麟  
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者亦宜陳子曰吁冤哉  
冤哉麟豈不祥者哉周末明王不生治道不與世  
之病也不病夫世而病麟之出非其時過矣氣數  
不齊天之生麟麟亦不得而知也雖造化亦不可  
知也不可不知而出莫之為而至使麟生非其時麟  
於此謂之不幸可也謂之不祥不可也孔子生於  
周末顏回生於魯巷祗謂之窮不謂之不祥而麟  
可謂不祥哉或又曰麟之瑞國也如芝草如甘露  
慶雲倏見即隱非久於世者故麟雖生而即斃非



如羊豕麋鹿然可以長久豢養之物陳子曰吁有  
哉黃帝時麒麟在囿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又何  
說耶使非壽物詩人何取於麟趾以爲仁厚之喻  
乎余既知麟之爲祥又因而知其能壽也

### 西王母辯

按西王母之說始見周穆王傳謂穆王於崑崙側  
瑤池上觴西王母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又曰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  
世民又將去子今味此辭旨似非人世間語昔人  
謂必西王之配得養而延年如商彭之類者此言

似是竹書亦載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  
朝王母誠爲鬼恠幻異之流舜大聖也豈肯以禮  
受其獻乎後自漢武內傳始以爲仙而青鳥之使  
斑龍之輦蟠兔之實其說浸衍而不可繩矣今據  
謂之仙者固未必信而山海經載西王母之狀載  
勝處齒有豹尾蓬頭善嘯此亦誕說也洪荒之世  
固有殊狀者周穆去洪荒之世遠豈有豹尾而爲  
人爲僊乎本傳稱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  
玄圭曰噲噲錦組及紉西王母再拜受之昔西王  
果如前之狀貌何天子賓見禮恪之如是哉雖然

此皆懸料臆決之說也安得人焉御列子之風駕  
王喬之羽直抵崑崙之上造王母之石室而面諦  
其形狀焉然後王母之說始信

### 黃河濁曲辯

予聞河乃四瀆之精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  
氣之腴液也是故聖王重之故曰河者水之伯上  
應天漢又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古之祭者先  
河而後海是河者寰宇間第一水也然人每因其  
色之黃也名之曰濁河因其行之折也目之曰曲  
流唐人至焉詩以詠之曰解通銀漢應瀆曲自出

崑崙便不清陳子曰吁寃哉寃哉斯言也使未履  
其地者聞之必信矣予嘗訪崑崙經積石石門之  
下涉河州過皋蘭眺望金城之關而東至於朔方  
金積之峽又嘗登龍門觀禹鑿之迹歷砥柱三門  
七津探大壑往來於大陸九河故道之間然後知  
大河之寃也河之源于崑崙也奇發於星宿海西  
域稱火墩惱兒者旁履高山下視巖若列星此處  
水極清也經旬日程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  
河然水清人可涉及經九渡通四五日程水方混  
濁乃知黃者衆川之流濁之也况漸東則陝之涇

渭豫之伊洛晉之汾沁諸水多濁者涵之而大河益黃矣今但見其未流而遂信其本原曰自出崑崙便不清不亦厚誣河伯也哉至其曲者亦因其流之長也流長則隨地旁付遇坎轉旋而有曲矣窮河源記曰河有九折在異域有三折入中國六折千里一大折蓋自河源至積石約五千里自積石抵海又不下七千里以萬數千里之餘而止九折今溪澗之水數里之間即有數折若不論河流之長但謂其曲之多且以解通銀漢致嘲謂尤爲河伯厚誣矣余嘗更其詩曰心朝滄海何妨曲源

出崑崙本足清正所以洗大河之寃也嗚呼河伯河伯自尔之入關曾用爾水以洗民之寃因亦洗及爾之寃但願爾入余中原勿壞廬舍勿害農桑以損吾百姓之田

秦人無義辭

先師有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秦人三代之人也余致秦初封在今天水隴西縣秦守之地而今全隴之地乃周之所以興王業而漢唐之都也周以農事開國積功累仁輔以口爽繼以成康禮樂教化流於歌雅俱在今汧岐豐鎬之

問况周之忠厚承以漢之經術唐之紀綱而都此  
今不曰周人漢唐人而每曰秦人且曰秦人無義  
陳子曰寃其寃其義最秦人之所服習者今天秦  
西方之地也於五刑屬金於四時屬秋而於五德  
則屬義是義寔秦人之所秉而得分數之多故發  
而為果敢為斷決為剛毅為奮激為廉辯為直也  
傳曰西方者秋守義者也又曰有義之謂勇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今秦地在西方而  
性多勇敢義固非其所執耶人徒見秦自商鞅造  
禮弃仁并心進取使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

知義至于借鉏諛語如賈誼之所太息焉乃曰秦  
之風也固如是獨不察文武成康之舊何如耶予  
至關中見其水深土厚屋勢華繪民性醇朴勤儉  
士質有而好禮度任宦者則易直磊落固屑繩拘  
慷慨任事與人信厚而弗尚虛浮此正關中之好  
義也而可謂之無義哉若曰鄉鄙居人挾忿而好  
鬪為小利而或干重法因私肥而薄懿親誠或有  
之但以此而槩謂一方為無義則天下皆秦人矣  
吁

坑儒辯

甚矣。此儒之不幸而生於戰國之餘也。余往讀史籍載秦始皇怒盧生等譏議使御史按問諸生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後予道出武功之東詢咸陽無坑儒處乃知此謂坑者坑殺之也。乃予事竣東出臨潼聞有坑儒谷者在縣西南五里馬谷之岸謂秦既焚書患天下不從所更定法乃密令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實成詔博士諸生七百餘人坐觀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盡壓此所謂坑乃坑陷之也。當時始皇坑儒坑非一事非一時乃知儒之生於秦始時者可哀也。夫秦破義軒之制

弃丘索之文悖百聖之訓罪九流之夫乃坑儒而使鴻學隕身青衿并命實可哀哉。儒固無罪也而或者乃歸罪於儒以申屠綰之賢亦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取坑儒之禍以丘嫂臺之識見亦謂盧生等激怒始皇而招其誅為宜。陳子曰吁冤哉冤哉。夫儒守古議今談道說德而矯時厲俗其旨若抗而詞每過激今不罪始皇而詬病于儒不以儒為無辜而謂秦為有所因其矣。夫儒冠之誤身也唐天寶中改坑儒谷為旌儒鄉嗚呼儒乎與其得唐天寶之旌寧無遵秦始皇之坑

崆峒辯

或問于予曰禹迹之內三崆峒黃帝立爲天子往見廣成子于崆峒之上是何所歟陳子曰前人謂黃帝問道在汝州杜詩崆峒小熟在臨洮又其一在安定斯失真矣其謂在安定者實黃帝問道之處而亦杜詩之所詠者歟今平涼古安定郡地府城西四十里有崆峒山勢插翠霄位據金野五峯突起四壁鑰結林深谷邃岩岫幽轉徑磴歌久而其中多洞穴空而相通不可枚數名尤著者曰皂鷄曰廣成曰歸雲曰全真至于穿羊諸洞則孔竅

且透數十里此則崆峒之所由名也載籍又曰廣成子住崆峒千二百歲以斯山靈秀龐復足稱至人修道之所余曾過汝州之崆峒祇一土阜而已斷非廣成藏棲之處而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乃見大隗于具茨山之事耳非見廣成于崆峒也今乃混而爲一而指汝州有崆峒亦近謬矣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山今山在平涼崆峒之傍則黃帝所登之崆峒必在平涼可知然杜詩之所詠者亦斯安定之崆峒也水經河水過安定北界麥田山逕安定相厲縣又有麥田城有麥田

泉則杜少陵所謂崆峒小變熟者其或本此不然則泛淺無據矣杜詩又謂常思仙仗過崆峒者與肅武自靈武西回鳳翔正經今崆峒之地也水經註云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今考雍乃唐鳳翔府天興縣即今鳳翔縣地在平涼崆峒之南而祖厲河今鞏昌府會寧縣之北在平涼崆峒之西由天興而西歷隴坂而北即登此崆峒由崆峒而西錫即祖厲河若臨洮之崆峒則北臨祖厲河矣不可以言西據此則莫武所登之崆峒亦平涼者所謂踰隴者乃循隴而行涉歷之而已非踰之而西也廣成問道之崆峒在安定者爲正如汝州如臨洮如雍錄謂贛州亦有崆峒陝通志載鞏昌西和亦有崆峒斯皆襲其名而或彷彿其形者非真也能折于此則天下似是而非者可以辯矣

介女祠辯

唐史載則天后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欲別築道以避之謂神下衣飾蔽麗者每有雷電風雨之阻今平定州東娘子廟古承天軍之地有唐妬女祠碑大都謂妬女爲介子推妹兄寒食女則溫食

與兄違揆故名妬女子曰史志之載或亦有由但  
名爲妬則誣也女誠爲子推之妹亦必猶潔貞亮  
憤侈疾俗儉素幽閒不好華靡故沒爲神明尤能  
致雷電風雨以警表飾侈麗妖蠱之女實惡之也  
非忌之也介而直也非妬也因姓取義名曰介女  
可矣豈宜沿俗以妬女名之昔者伯夷叔齊于鄉  
人之冠不正者望望然去之武王伐商叩馬而諫  
不食周粟是豈妬鄉人與周主哉因已所不屑者  
亦心所不容也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隱于綿  
山非妬人之享祿乃壯人之貪天功而獵君祿也

子推之不言晉祿與夷齊之不食周粟其心一也  
夷齊子推不可名曰妬夫則此女亦女中之夷齊  
子推也言則過激越然物表豈可名曰妬女哉猶  
與妬迹似而實不同愧已所無嫉人所有曰妬已  
所下焉亦不欲人爲其名曰猶孔子曰猶者有所  
不爲是已猶余義同致茲女之神宜名曰介女斯  
稱情焉

皂鷓上兵革辯

余曾觀古今注曰鷓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所謂  
玄鷓也及廣相鷓經曰鷓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



氣稟火精以自養千陸百年形定飲而不食鸞鳳  
同爲群聖人在位則興是玄鶴者已逾千陸有之  
期所謂鸞鳳同群聖人在位則興者也關中志謂  
崆峒山東嶺洞中有皂鶴每見必主兵革斯亦証  
鶴矣鶴之白者稟金方也白而變于玄得水之精  
也尤清之甚而色之正也象天之光爲仙之靈以  
族之宗長而至人之麒麟也栖于岩洞而安其地  
翱翔于天亦其常性而謂與兵革相關者豈非  
矣易者陽陰而其子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  
物之靈者造化流形之理以是爲靈也其性也

是鶴者借于仙而契乎道矣若此靈明之性世將  
有兵革彼必深藏固閉而豈肯出以被網弋哉而  
其數見必應 明王之在上感賢人之遊或天氣  
之霽爽或時候之佳勝被方一出是出而爲世之  
端而爲福之徵也不以爲端而比之鴟鴞鬼車之  
流占其形聲之見以爲凶崇示嗚呼賢人之隱見  
亦可駭矣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祭文

祭南洲程勸夫代父筆

惟靈質美才清志高氣銳玉壺冰壺瑤林瓊樹翰  
墨遊情琳瑯佳製非承顏鶴髮之慈父唾手蟾宮  
之第西洛家傳南洲曲栖泉石同盟松筠託契允  
矣闕閔之英而衣冠之裔奈何千鈞一絲孤身兩  
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蘭砌未立管堂又逝悲夫  
當枕塊之中亦易簣而斃嗚呼哀哉我母汝姑汝  
父我舅而情同魯衛之篤親本秦晉之締生死骨

肉往來交際始聞汝疾以駭驚每駕柴巾而問詰  
執子之手斯人斯疾琴書用盡已知四字非祥霜  
露初驚猶賦七言自悶勸夫病時書琴書用盡  
四大字于戶又送田瑞夫  
詩有霜露此所以當未壯之年而養成不醫之瘳  
初驚之句玉樓作記才多李賀二年泉府修文還短顏回三  
歲嗚呼哀哉思我外祖宦途多惠似續延長栽培  
理勢茲伯道之無兒即子文之絕系何天道之無  
知而降此大戾嗚呼哀哉

祭菊坡牛公并馬夫人

嗟嗟先生志銳才清瀟瀟出之彥邦國植月窟天香

早踏三秋躋步天曹擢秀首搏萬里鵬程執法烏  
臺有嚴有真詳刑粉署惟允惟明經理監司課稅  
能令國計充贏珠玉談笑米蕪風聲惟先生令德  
之備而且良配之并稟嘉其德泚慎其行惟婦之  
令惟女之貞錦機竟斷而相夫有道芳鄰用卜而  
教子有成

鳳諧金花之粲魚軒珠翠之榮慎且不矯約而不  
盈是以內政之無闕而大家之有名三休得趣二  
美合盟東籬菊茂北海樽橫鶴齡八袞雪刺千莖  
桂子承芳進青甘於衣彩蘭孫毓秀慶事業以登

瀛顧夫五福之備宜乎百壽之膺何遽兆白鷄之  
窈夢返黃墟之元精雲飛四鳥雨池雙旌是所謂  
同歸白首而借老赤城者也嗚呼哀哉某也改享  
素倚絲羅聿索瓣香致敬祭酒伸誠臨風三酌有  
淚如傾

祭賈南馬夫人

承沙村楊宗師命代布按二司筆

惟靈頽水鍾靈沙麓儲精金昭玉粹霜潔水清柔  
嘉維德匪慎厥止橫崇之條留之齋敬上中饋式  
遵內則勗助仲中位登台極豈曰組織補衮資忠  
豈曰酒食調鼎呈功一品祭封五福無備

鳳誥金花魚軒霞帔克勤克儉有翼有嚴椽木樂  
履彤管安恬宗戚儀刑閨門雍肅芳譽姬姜家法  
韓穆錦還南塢萱茂北堂靜好琴瑟偕樂靈觴龜  
齡望享鷄夢先逃玉隕於成蘭碎於茂黃壤壁潛  
赤城霞寓月暝猿啼雲愁鶴淚某等晚生遊宦茲  
土懿德備聞訃音修普素憶馳臨生芻致奠雍露  
歌長况也永嘆

祭工部胡孺人代父筆

惟靈羌內則之柔秉兮主中饋於名賢翊夫躬之  
碩德兮彰婦順之克全兩鳴鐸於庠舍兮洽和氣

於青龜繼輔德於 代邨兮助袞補乎王愆况今  
子之教成兮奮雲翼之孤騫初筮仕於萊陽兮旋  
貳令於吾鄆鬱黃龍之氣映兮佐仙鳧以承宣潔  
三釜款迎養兮胡一夢爾不還嗟之哉霜殞萱草  
兮蕙帳香殘星沉寶瑟兮碧海籠煙眇予涼薄兮  
老向林泉休亭驪計兮使我愴然白鶴雙吊兮利  
衣翩躚生芻一束兮敬拜几筵

祭毛公

嘉靖癸巳夏孟四日年友毛子受學成均將歷司  
禮監事而尊府老先生之訃以聞越五日辛巳寓

京年家生某人等訂約進奠於几筵而致辭曰嗚  
彼許劬之舊里兮重月旦之新評士多浴德而礪  
行兮樂耕讀以自營嗟我翁之產茲所兮秉剛介  
以寬閑抱罷德而惟隱兮與鹿門以同清用一經  
以訓嗣兮奮萬里之雲程况有諸子兮難弟難兄  
亦有哲孫兮如玉如瓊躋高年以醇篤兮薦寶飲  
於州壘遠公庭而不復兮法澹臺之至行既攸全  
乎福德兮宜壽比乎松彭享祿養於鼎釜兮受封  
命之恩榮胡白鷄之入夢兮騎黃鶴而上征太山  
忽頽兮梁木歎傾予綴令嗣之榜末兮顧年誼之

匪輕素切山斗以仰韓兮未覩光霽而識荆翁終  
在寢兮訃聞在京今夕何夕兮此情何情真耶夢  
耶兮堪信堪驚嗟之哉人生天地能幾時予何哭  
夫子而失聲蓋敬其子則愛其父故聞其沒猶哀  
其生生芻一束兮衆表微誠臨風三奠兮涕淚盈  
盈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母丁孺人

嘉靖癸巳孟夏晦日胡母丁孺人訃至自松令季  
子碧原時司禮部之務帥廼空眷爲位以哭越夏  
仲丁卯寓京鄉春生即夔解臣過文同陳悲之館

訂約進奠於几筵而告之以辭曰吁嗟孺人心曰  
慈懿行曰淑貞產曰丁族配曰胡公中饋有主內  
治有成有子俱仕有孫見曾五福之備百壽之隆  
鄉邦之範閨闈之刑伯子典膳母教恪忠季子典  
禮母教直清仲子佐邑父宦之城母念舊遊曰予  
汝從仲氏能養季氏能榮子將顯要母擬褒封胡  
媿而終胡沒於松人曰遽終予曰如生人曰沒於  
予曰來京昔母來南碧原曰歸歆歸以寧母之死  
南碧原曰歸歆歸以迎夢寐之思時入親庭千里  
聞訃一痛幾傾朝夕奠獻恍惚音容渙然萃心

感則通是曰來京生忝鄉眷夙仰芳聲敬陳薄奠  
齋鑒愚誠

又代人

惟靈清和之萃聖善之名四德克備五福咸并雙  
鴛共翠三鳳齊鳴其生也祿養甫及於二月其沒  
也榮哀遠備于兩京誌銘筆妙歌誄辭精皆發一  
人之潛德足垂千古之芳聲故如恒者餘不必復  
贅但孝叨親末而獨以婦人之壽爲無與爾蓋人  
曰夫婦每難于俱壽而壽之期尤鮮于同登昔  
我翁近百年之尚而云此不猶人復延九喪之特

盈仙島蟠桃殆經三獻燕山靈幹更見雙清固造  
化栽培之力實家庭孝養之成旋將褒贈泉壤光  
生若茲壽者豈特鄆邑之罕而真爲昭代之殊楨  
時騰愚弟託婿高閨維恒有母每接音容維恒有  
姪恩切孫甥孺人逝矣涕淚盈盈几筵設奠用表  
衷誠尚望以祐恒母亦同登乎上壽再祐恒姪作  
寒門幹蠱之英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母

嗟柔嘉之坤德兮相夫子而靡愆含螽斯之順美  
兮生燕翼而惟賢少從事于盧扁而爲學子早冠

服之榮沾古稱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兮觀夫今  
時則異然既同室而和處兮沒則同殯而漂延嗟  
之哉雙萱宜茂兮一疾登仙風霜動夜兮玉芝凋  
殘家庭淺殯兮二十餘年泉臺今日兮地下長眠  
其忝眷兮仰德惟虞生芻一束兮三酹風前嗚呼  
哀哉尚享

祭孫母李孺人

嗟令德之柔嘉兮容質比乎琅玕協名門之鳳卜  
兮相夫子之鵬搏飛雙鳧于仙縣兮復五馬而選  
官義方教子兮鷄鳴兮驚戒熊丸霜風一夜兮玉

芝凋殘慨良時兮既卜善地兮新安牛眠兮得兆  
馬鬣兮如巒靈輻兮難駕薄奠兮椒蘭

祭常處士

嗚呼人人知嘆君之死而不知君之死爲无愧於  
衷也夫兄既承乎父弟則相乎兄君既爲一家之  
相而能死于家則家以成使爲一國之相者能如  
君而死于國則國以興爲天下之相者能如君之  
死于天下則天下以平死于家乃盡子之孝死于  
國與天下乃盡臣之忠是君之死已關係于綱常  
之大而又何愧於衷也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母王老夫人

曰天祐國家生此碩輔兮必產淑女以爲儷主中  
饋以貞吉兮追前修而可繼絜蘋蘩之敬供兮迺  
官職之靡脩顧絲蘿之願託兮實君子之好逑含  
鵲巢之頌美兮弼羔羊之素節履宦途而有聲兮  
本家政之無缺嗟尊靈之坤德兮覽一世而罕共  
遇天孫以授巧兮定貴徵於神夢殆協鳳占之佳  
約兮相隱豹以成文效古女之鷲戒兮進規勸於  
夫君神帝都之鯤化兮遂龍見而在田勤畝歷於  
中外兮垂三十之餘年觀大禹之宣勞兮賴塗山

以內治孰使我公內顧之無憂兮惟尊靈之委寄  
及登庸於八座兮典邦刑於九棘既泚問之允明  
兮邁臯陶之種德昔歐翁之詳獄兮死者皆求其  
生乃歐母之秉燭兮含臧惻而同情果文忠之嗣  
出兮位三台而光映况尊靈助我公之仁恕兮卜  
高門之益盛倚今子之大賢兮擬文忠之名位藹  
今孫之濟美兮悉國家之玆瑞娛含飴於終日兮  
樂舞綵於餘年視葛陂之龍逝兮忽鳩杖之成僊  
已矣哉寓形宇宙兮曾幾何時碧海揚塵兮人世  
堪悲王母西還兮雲馭安追瑤池至止兮其樂无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六  
涯顧余列芳眷末佩懿德兮興思仰仙容而莫及  
聊薄奠以陳辭嗚呼尚享

又

惟靈大河騰粹寶婺垂精乾坤合秀閨闈儲英駟  
城之南鳳坡盤盤寫鳳呈瑞苞彩高騫嗟太夫人  
柔嘉維則少有貴徵生有令德爰夢天光神示染  
藍果助我公五色補天爰夢帝衣神教織錦果助  
我公九重補衮養姑愈疾孝感天道相夫定亂理  
獲君報宜褒其名寫書錦軸宜賁其躬翟冠象服  
公勞于國母劬于公家有賢配國有名卿入覲母

后究與夢符餅分玉食頒自天厨兩宮恩齊一品  
榮封五福咸備百壽宜膺迺曰公止知止不殆履  
滿持盈急流勇退迺曰公歸早歸不辱弄月吟風  
山傾水曲錦還東甍登茂北堂家法韓穆多樂姬  
是公怡其間母借其樂任御琴瑟登增德業永承  
天子燕服家聲河東三原今古同瞻德業功  
趨庭訓勸左八龍從先聖後聖人付御德業功  
象賢於父族慈於分親賢於母族慈於分親賢於  
聖重光榮耀出則德貴入則德尊德業功  
德業功德業功德業功德業功德業功德業功德業功

經孝金人子深願嗟太夫人亦復何憾其忝春晚  
函拜慈容聞訃怨慟里不用春昔介壽筵蘭軒霞  
帔今也來思堂惟雲罔嗚呼慟我麟冢魏我龍岡  
拱澗白竹同歸泉臺長閉大河流逝寶婺光沉臨  
風具酒有泪盈襟嗚呼慟我尚享

又

惟靈金玉其粹冰雪其清天與之吉神授之指迺  
遵內則曰賦曰訓及主中饋克效克慎公學已成  
母貸之力誰謂名譽其貴公教已成母貸之  
恩誰謂奉昭其利其類或入或降今之由甫母能

組紱衮職資補我公箕精今之傳說母勤酒食和  
羹允籍令子惟賢典儀司直諸孫克肖蘭森玉立  
五福之備百壽是膺外儀一縣女範三宗星輝月  
沉天慈地懷正寢考終夜臺長掩其忝春姻佩德  
良多臨風三酌傷如之何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定梁侯

嗟梁公秉厚而洪切習庭訓早繼家聲惟公之  
先深仁厚澤伯益啓佑周封梁伯延及而祖萬里  
折衝焉誰汗馬淮甸 飛龍或鎮西陲或征南土  
風靜玉關雲連銅柱公承閭闔奕世簪纓元勳之

報利建之榮武而通文富而知禮氣象糾糾威儀  
濟濟奮然按劍志倚崆峒耻為圈虎徒食豐盈令  
肅五軍懸旆奔走細柳方屯天狼授首工監九門  
畫飛樓櫓帝宅金湯規模千古山河佩帶鐘鼎銘  
功陳列左右眷託始終參與機密屢蒙寵渥何以  
來之維勤維恪曰金曰幣賜之天府彤弓之錫懋  
功定簡曰燕曰鮮頌之天厨湛露之恩素餐允殊  
繩家以孝奉國以忠凡厥勲舊是則是崇安公有  
兄難兄難弟同氣一原爵祿相繼美公有嗣是父  
是子宗德象賢勲名益起純嘏克備永垂宣成胡  
嬰二豎遽厄三彭星殞營川天長驃騎月暝猿啼  
雲愁鶴唳邊起妖氛國須良將有如公者復何徂  
喪其忝公鄉識設奠陳詞上為國慟下哭吾私嗚  
呼哀哉尚饗

祭石母李孺人

曰絜大化之蘊靈兮賦貞泚之惠質秉含和以柔  
嘉兮行履則而端懿既組紱之惟工兮兼酒食之  
是議備女德于有容兮奉姆訓之無遺載蹇循以  
妣好兮寔鳳卜之協昌天作合以于歸兮顧閭閻  
之相當借伉儷于君子兮但祇慎之弗違主中饋

以克敬兮遵內則而不忘植義方以式嗣兮成德  
器而大賢振斯文之弘紀登甲第高騫俶授爵於  
內史兮列近侍而周旋命豸冠以觸邪兮遷烏府  
而階遷白簡霜飛而肅治兮紫闈塵靜于巡邊慶  
前星之誕降兮荷 恩章之錫被首珠翠以雲翹  
兮麗魚軒之霞帔子既清廟之棟梁兮孫復芳庭  
之蘭桂羨純嘏之悉膺兮宜遐齡之可致胡二豎  
之爲疾兮始三彭之作祟正祿養之及時兮遂考  
終而永棄實娶儵其沉鏗兮瑤池馭而仙征蘭草  
碎而芳歇兮萱樹殞而失榮值寒歲之既暮兮霜

風寥戾以肅清况除夕之云海兮迺氣數之將更  
嗟人與歲而俱去兮實造物之無情某等夙同寅  
於令子兮契四海之弟兄素欽仰乎慈範兮忽聞  
訃而震驚噫噓嘻悲哉西日馳兮傷如何東流逝  
兮無回波登堂一吊兮哀思多臨風三酌兮酒盈  
螺噫噓噓嘻悲哉尚饗

祭大司馬王公

嗚呼岱嶽崇峻溟海泓深萃精儲秀篤生異人翁  
之生也睦在宗族仁在鄉閭忠業在朝廷籌策在  
邊隅德澤滿于黎氓威望播乎夷狄有以垂之史

志昭之昂彛固不待小子之贊揚而僭加乎誅述  
矣至其厚重襟懷汪洋器度鎮靜含納真有喬嶽  
溟渤之可擬者誠爲天下之仰望而後學之瞻依  
况夫躬膺純嘏子茂英聲八龍競爽一鷄高騰詞  
林儒彥翰苑文宗是復象賢濟美爲國之楨者我  
翁昔持大憲節常撫制乎雲中余考少官于即署  
適督餉手邊城先人辱承乎教誨小子亦覩其光  
容及岱麓 欽命主河省之文衡走倖鄉闈而見  
錄乙未復迤於南宮此門墻兩世而誼分重訂也  
走奔先人之訃時於昨歲之正既南旋故里每東

企公蹤方託起居於短素聞翁觀化於修齡訃音  
千里痛悼何勝嗚呼公之完名全節景福遐祉真  
可無憾矣而知者咸謂東山之未起猶懸想于蒼  
生霜風慘兮凜冽寒日吊兮凄清緘辭兮薄奠寄  
瀉兮哀衷嗚呼尚饗

祭王司廳母太淑人

惟靈女媛之英閨闈之秀出自名門歸于華胄兩  
族俱簪冕之承奕葉見門閥之舊相厥夫君馳聲  
文囿天不假年抱玉未售訓諸子以義方俱揚光  
於前後仲早奮乎倫魁效寅清於君后母端內則

組設是究子也承之施彰黼黻母之中饋酒食是授子也承之職司俎豆顧器度之高明諒勲名之崇懋子既三鳳兮如薛孫復五桂兮森實備聖善於懿躬尤克昌於厥後年已躋乎八袞域宜登乎百壽胡二豎之爲孽遽一疾而云遘歸王母於瑤池沉星光於婺宿嗚呼傷哉昔祠部之在官扈春王之南狩思奉使以歸依竟夙心之未副是忠於國者每難顧乎私家而效乎忠者亦母志之能酬者也某等昔與令子銓省同官寅恭誼厚欽仰德微未獲瞻候忽訃音之遠聞嘆川流之不復致薄

奠以獻忱懇陳詞於靈右嗚呼尚饗

祭高母李太夫人

曰母德曷顯子姓是占子德曷就慈訓是全惟母有子文章名世振古之豪程今之製陶鎡齊魯晉陟卿寮商家台佐玉鉉元調惟母有孫難兄難弟連城之璧盈庭之桂長登甲第次擢倫魁超異之器瓌瑋之才子惟克賢生也能養孫惟象賢沒也能葬能養稱孝能葬盡仁子既碩輔孫必名臣光於邦家錫于祚胤夫人之澤子孫振振棊居駟邑近接鄭封素聞芳譽未拜慈容於母令子風範夙

欽嘗接烏獲猶憶德音於母令孫 契篤弟兄伯  
也同薦季也同經通家之厚年誼之真相違百里  
相會無因 帝命欽承王陵禋祀使輶載馳言經  
茲地敬陳束芻來拜高堂霜風短晷益助盡傷尚  
饗

祭憲副陳后岡

惟公稟扶輿之淑美兮萃江海之元精迥地靈之  
奇秀兮亶天賦之聰明白垂髻而選異兮俶弱冠  
而蜚英先黃甲之豪傑兮步霄漢而崢嶸宜儲才  
於館閣兮領群彥而登瀛迺含香於粉署兮載風

夜而惟清明然明珠之照映兮粹然和王之光瑩  
培梁園之桃李兮收穰桶於名城文豈韓柳之是  
法兮直與秦漢而馳衡詩豈李唐之是慕兮直追  
騷雅而爲程蓋其取法于上古之粵兮宜非中古  
之能并動日翻風之椽樟兮滄溟破浪之長鯨寔  
大才之超絕兮迺時俗之駭驚宜作圭璋于廊廟  
兮任清粹之公卿擅百年之製作兮登八座而通  
亨胡爲疾纏于二豎兮遽嬰禍於三彭往修文于  
地下兮作館主於芙蓉實鬼神之忌才兮與造物  
者之忌名如麒麟之難久存於世兮如鳳凰之不



聞其久鳴如慶雲之倏聚而忽散兮如芝草之隨  
發而即傾公有子兮足以大未盡之蘊公有文兮  
足以垂不朽之聲辭翰常留於天地兮又何羨乎  
王喬與錢鏗公之心兮成就諸生公之沒兮含有  
怡情公上而為星宿兮必為後學之覆照下而為  
海嶽兮必為後學之涵宏播而為春風兮猶必後  
學之鼓舞潤而為化雨兮猶必後學之滋榮此士  
林之所以深悼兮每哽咽而不能平吁嗟兮悲哉  
仰文模兮失所景行傷道範兮亡所宗盟顧小子  
兮末學來承乏兮駉黷率生儒兮趨吊致芻束兮

將誠嗚呼尚享

祭先考澹亭翁

曰子能仕而受殊恩於國者必思有以及其親  
君之錫恩而每及於其父者良亦所以勸乎臣隸  
以薄劣忝竊甲科叨官侍從 皇儲篤啓荷被恩  
封綸命及家父早仙遊吉凶異典未播王言茲者  
螭首勒成龍碑肇立宸章睿藻輝映松楸况遇周  
年之期一舉焚 黃之禮 天恩深厚沒在俱沾  
千古泉臺紫泥炳煥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嗚呼尚  
饗

祭周恭王陵文

維王純德懿行金玉其相高封大國允矣君王克  
慎爾止不愆于儀持身自恪爲善自怡子有嚴訓  
壹有儀刑家人是式邦人是稱天寵薦被千祿百  
福壽考維祺千齡是祝胡爲一疾觀化仙遊泉臺  
既宅二載松楸悲承帝命祀事是將園陵載謁啓  
虔不遑家也鄆邑王封是鄰繼陳薄奠庸表私忱  
尚享

祭海山王公文

曰嗚呼海山胡遽淪湮公之生也清澄岐嶷稟海

山之秀公之學也汪洋瑰峻萃海山之珍公之出  
也敷庸澤洽發海山之蘊公之歸也優游泉石欽  
海山之春是公之抗節竒行進既爲一世之名臣  
完名遐福退亦爲一世之令人考終餘慶沒不爲  
一世之明神也嗚惟我公之筮任初試宰乎鄆民  
開闢迄今而歌頌冠簪猶傲其胸豈是公之宦跡  
自內堂而外堂有司馬而司寇事業滿乎朝省而  
不如吾土爲知公之真公之遺愛自北畿而西蜀  
自湖南而閩右仁恩遍於宇內而不如其土爲思  
公之親躬迺祖明德之彥來吾鄆長吾邑之辰我

公是誕威鳳祥麟公來繼牧寔接芳塵故鄆人之  
於我公也每切甘棠之念而公之於鄆人也顧爲  
桑梓之倫其等世家鄆土叨列朝紳訃音遠至悼  
惜惟均嗟嗟哉公之德兮岱嶽嶙峋公之風兮滄  
海清浮公之思兮與山無極與海無垠嗚呼尚享

祭中含張子潛文

曰嗚呼張子胡倍靈傷耶子稟有淑質躬有懿行  
文有哲悟其毓於天者粹耶童即英聲冠即甲第  
官即內省其懋於已者成耶然而封命未馳嗣胤  
未立却輔未登此其數之窮奇而所難料者實可

駭耶將必第以學顯配以節旌親以壽怡此其理  
之乘除而所易期者尚可償耶天耶已耶數耶理  
耶於子之身悉有慟耶於子之家深有望耶於子  
之日異稍瞑耶於子之思詎能已耶嗚呼哀哉尚  
享

祭岳母王太安人文

嘉靖甲辰時維仲春余叨侍從羈樊東省借室人  
子女居禁城西偏告沐邸舍廼聞 頽王母太安  
人李外姑屬纊厥家室人悲慟茹血損心漬泪傷  
目余亦酸動悼咽迺今歲冬月寔其定期遠遣東

芻豢奠筵下爰爲辭以吊之其詞曰有微伊人兮  
家彼潁城合德坤厚兮稟毓溫清幼奉姆教兮圖  
史是程出富族而不驕以怠兮蚤占飛鳳於儒生  
似少君之貞素兮入門遂更乎練荆相夫龍躍於  
天衢兮歷二署而騰英旋豸服而臬憲兮馳三省  
而澄清吁嗟所天之弗永兮繫中道而遐征顧婚  
嫁之未畢兮又田廬之未成此日何日兮此情何  
情幸次第而完立兮庶逝者瞑目於九京宜天道  
之乘除兮當歲晚而益榮享諸福之錫羨兮登百  
袞之長庚胡玆纏於四末兮遂嬰疴於三彭吁嗟  
室人在茲燕土兮忽聞訃而震驚望長天而灑泣  
兮傷五內之如瑩余亦念外家之多難兮氣慘愴  
而失平聊緘辭於千里兮寫楚些於遙誠嗟嗟傷  
哉清霜一夜兮玉芝凋傾秋風颯颯兮寂歷前楹  
流波東逝兮恨無聲青山四野兮暮雲橫嗟嗟傷  
哉曷維其已

寧晉修孔廟上梁祭文

寧晉縣知縣前戶科左給事中陳棊叨列諫垣謫  
居茲土朝夕匪懈志存振舉環視黌宮率皆傾圮  
遷材鳩工欲爲興理甚至缺典次第修舉切念明

倫堂室并及齋屋實爲養育人才之地肆業進修  
之基迄今監陋弘化無機非我 太祖躬制慎重  
之意誠我司令首務之急剔穢摧朽恢宏增飾革  
故鼎新軒翔峻起深爲 國家育賢之計豈徒觀  
美粉飾之圖爰卜良吉章程教護堅柱上梁集工  
伊始敬祈 神明歆茲佑茲納多士以正學之門  
培賢才以棟梁之器啓我文明榮我桃李教化覃  
敷風俗淳美成人小子有造有德鳳林高擗龍頭  
接武探學海之淵源復寧昌之故物升堂入室衍  
吾道以慰夫在天之靈黻黼 皇猷彌我明以永

夫應地之福庶其不愧夫守令政教尚冀乎有補  
爰屬修梁神祇降祉

創尊經閣祭文

曰當天下之廓清頒 御製於黌宮意將示乎偃  
武諭特詔其守成 明王畫制以垂訓郡今建閣  
以尊經慨石年之曠典何一旦之肇興嗚呼天耶  
人耶數耶時耶予不勝其義激以經營方位辨正  
風氣攸鍾舊墟新剏映北極之炳耀前先後裕萃  
東壁之精英誼崇石文冠倅靡而交冲漠地占玄  
武尊 昭代而應奎星規畫稽名於衆志棟隆獻

吉於龜徵萬拱流丹管金螯而壯建千楹結綺繪  
彩鳳以飛鳴率作如雲識人心之借樂開先自帝  
知天命之默成嗚呼天以人傑而定時因數極而  
亨冀 皇圖於有永保 聖制於無窮延斯文於  
有寄亘天地於不終於昭龍神來格將忱尚享

丁未祭先大夫墓文

曰於惟我父仙遊星霜屢易背違當丁酉之春今  
忽更丁未之季清年歲倏過乎十千業屢拜歸來  
乎三次常時抱以慕之懷今尤倍痛切之意時值  
秋容正季生以望鄉墟以興哀向松楸而洒淚蓋

我父初通籍於金閨遂持衡於棘寺因不屈于權  
嚙曾左遷於邑貳禁官禁迫之臣謬任言責之寄  
惟盡職分之當爲豈暇禍福之敢避是以一封朝  
奏于承明夕貶長垣之外地敢云無忝於所生但  
視芳蹤而不愧古人有殺身以成仁亦舍生而取  
義况一官亦何榮賴百年之清議顧吾身係乎綱  
常豈可但圖乎祿利願始終而一心永忘私而委  
質靈格洋洋真鑒愚志嗚呼尚享

武鄉祭先大夫主于名宦祠告文

曰嗟嗟余父毓厚而清履方而貞弱冠甲第筮仕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六  
廷評讞獄力抗乎奄瑾謫貳此邑以西征素位無  
願處困而亨擇地移學奕嶮高閣聚徒講學造  
英移尹陽曲益振厥聲旋擢北京民部而仍督雲  
中之餉繼擢東藩叅伯而嘗分海右之旌乃歸林  
下優遊者幾二十載今歸泉下幽隔者又一十四  
載之更顧余小子坡垣給事疏奏 天楹謫官蒲  
邑之二移宰寧邑之戎既二年於畿縣復一麾於  
晉城荷賜環之恩渥命比部以旋京乃道經武  
鄉之境尋夙昔之芳馨聞名宦之祠宇已秩祠余  
父之銜名固知余父遺愛流風在人心者不泯而

亦見此上秉懿好德之情嗟予小子有道被謫同  
余父之衣鉢而秉忠抱一願守余父之法程守傳  
家之詩禮存當守之神明仰余父之英魂存生成  
沛而為雨露之布兮或列而為星辰之晶或奠而  
為山嶽之峙兮或流而為川河之澄願佑此方之  
士兮科第蟬聯兮禮讓長存而雖萬馬再佐此方  
之民兮時和歲成歲青不作兮虜寇靡孺此余父  
不忘舊上之意而亦余小子籲祝如在之誠也  
尚饗

河津祭薛文清公墓文

曰吁嗟乎世之人人知公名有重于今人學不愧  
于古人而不知公理學爲我朝第一人流品爲  
百代殊絕人人知公講道龍門可繼文中軌轍爲  
河汾之偉人而不知公天資粹美造詣精到每希  
體乎聖人頓悟顏淵篤實似曾與高第執事乎  
孔子之門人人知公家于晉方卒于晉方祇以爲  
晉人而不知先學論公鐸出鄆也曰漢武以作人  
模範教端陶鑄德化有大人也而公亦不荒  
鄆泮撥桂梁園有冠乎豫省之人尤公之遺澤之  
英靈秉扶輿之清氣在可爲十南海內之吾人而

今遊矣神氣無不之也擬充塞宇宙之內而豈于  
一方之人禁素承家學爲潁野之鄙人叨登甲第  
列侍從乎一人近者以進言見黜流落下邑爲  
遷斥之旅人今幸過公之里一拜公之祠下矣仍  
致瓣香來謁公之隴墓訪公之後人從此讀公之  
書學公之學求異乎俗人而公如肯陰扶默啓潛  
淑心授不棄乎愚人則禁雖不敏亦求不負于天  
地間之全人梁木顏兮孰起哲人生芻束兮一奠  
玉人嗚呼尚饗

轉澤過家祭祖塋文



裴居臣職切欲盡忠胡爲斥謫今幸再遷裴居子  
職切欲盡孝胡去墳墓倏及二年驅馳兩縣雖隨  
處少有所釐治而回看隴墓松楸弗治荆榛摧拆  
裴不免有媿于前賢今幸瓜期之尚緩得梓里以  
言旋節氣既濡乎霜露哀悰不免于涕漣謹陳薄  
奠洒淚旻天嗚呼哀哉尚饗

陞北部過家中元日祭先塋文

吁嗟茂哉我父之明德也吁嗟升沉內外哉我父  
之宦轍也吁嗟似哉小子之謫也吁嗟仰企哉先  
人之德業也惜昔我父弱冠甲第筮仕廷評違忤

權貴謫丞武鄉移尹陽曲乃擢戶曹拜官粉署自  
此而升別歷中外裴給事左遷亦遊晉地曾經武  
鄉即詢舊迹見父已俎豆於黌宮享名宦之祠祀  
裴至陽曲再詢故迹見父已題名於豐碑在儀門  
之旁豎今昔隔越雖四十餘年故老言父之德政  
丰姿者輒對之嗚咽而流涕見父德厚之流光垂  
遺于嗣裔間裴叨荷 賜環秋曹明弼便道展謁  
掃除蒿藜白揚蕭蕭臨風三酌嗚呼尚饗

春秋祭祖塋文

曰於惟我 祖邁德行惠拓業流光爲千葉計列

祖承家益固其蒂伯叔與考濟美弗替是以土居  
於此已百八十年而蔓衍及今幸七八九世顧予  
支庶之繁皆力耕讀之藝出仕者既不肯負乎  
君而居者亦靡有依乎勢共敦仁厚之風同樂雍  
熙之治非由啓佑於前修胡以昭垂於後裔今茲  
雨露之濡嘉遇清明之際借我宗親敬陳奠祭望  
靈爽之如存來歆格而降詣聚賢臺迥神光夜耀  
手星芒積善堂開靈蔭尚垂乎雲庇嗚呼尚饗

祭蕭藩昭憲世子文

曰惟靈胤承仙牒派演 天潢清姿玉立淑度金

相才高藝苑價重文場雪山媿潔星海流長誠哉  
毓粹允矣君王宜富且貴既壽而康胡爲壯歲一  
疾云亡蘭凋冬夜芝隕秋霜嗚呼傷哉悲昔瑯闈  
而司諫移雲署而爲郎奉 命恤刑于全陝曾瞻  
拜乎冠裳因聞令問每讀華章惠我大書飛白宛  
然鳶鳳騰翔昨來五郡叨撫一方再過臯蘭之下  
已聞病入膏肓訃音繼至揮涕盡傷今茲九月日  
屆重陽玄宮載啓丹旒悠揚崇岡瘞玉泉壤埋香  
謹遣官而設奠伸祖祭于樞傍靈其昭格如在洋  
洋尚饗

甘泉謝雨文

天道無爲而幹玄化者在乎神神運無方而契冥  
漠者在乎人惟天人之交應貴感格之精裡粵自  
徂暑而維夏旱魃爲虐而弗仁凡有斯土之寄俱  
切疚患于身顧禾苗之稿如吾毛髮之剪落顧黔  
黎之厄如吾赤子之災屯叩靈泉而雩祀獲靈雨  
之通晨且南畝甘澤之降適西寧獻馘之辰獲北  
虜七十一首奠 中朝憶萬千春考古昔勝敵而  
年豐師興而即雨由神人之胥悅洒霖霖之惟勻  
所以惟聲比雷動勇氣若雲陳注銀潢而洗甲驅

屏翳以清塵也造化無私而當報如膏涓滴而爲  
珍謹竭虔而致奠託謝悃之斯伸與 靈神之錫  
既更霖雨之浹旬使三農之望滿而五郡之施均  
伏惟神鑒尚饗

山西同三司禱雨文

嘉靖三十四年祀春三月不雨越首夏二日晉省  
諸司同寅率屬禱寧三日又不雨撫臺憂焉恟謀  
巡院移文三司致齋撰詞再興禱事乃六日庚午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吳惺等按察司副使高  
捷等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卑輔等昭曰

天主萬物而陰陽流峙之神佐天以幹化工之柄  
君主萬民而百司庶府之臣佐君以出惠綏之政  
天之愛民甚矣爾諸神失職雨暘不時則違生物  
之性君之愛民亦甚矣而我諸臣失職法令不時  
則拂生民之命顛幽明實相感通天人每以類應  
爲吾屬者或措克之未盡息或蒙宗之猶肆橫或  
供稅之未盡平或逃移之未安定或邊氓之害未  
盡除或武威之未能盛或教化之未盡敷或冤黷  
之未能靜有一于此皆足以乖天地之和招凶災  
之病切自咎而省躬竭虔而致敬望 神靈之

衷降膏澤而沾滌使年豐而五穀登兵食足而國  
賦正是諸神能體 上帝之仁亦諸臣不負吾  
君之聖 君心允合乎 天心人慶頌承乎 天  
慶某等憂三農之槁枯奉兩臺之戒令並我僚屬  
豐潔腆覲神其歆格洋洋來聽尚享

祐善觀謝雨文

曰河西五郡漠南千里當龍見之月逢魃雲之駛  
遵灑燎之舊儀效禱雩而籲祀齋三日以精禋走  
諸司于貞宇隨布玄雲即施靈雨墮塊霑濡農畷  
慰喜憶去歲維夏予以旱致禱于甘泉之神而一

雨應時浹旬靡止且湟中之獻馘亦惟動手人士  
而今歲之西寧適捷音之到耳顧皇天之鑒予  
豈無愆於素履何感應之孔速信天人之一理古  
人有言天道遠而人道則邇今胡不然人實遠而  
天鑒在此皇矣上帝昭赫維貞前后左右不遠  
吾身吾夙夜匪懈天即鑒于之盡職吾肝膈畢瀝  
天即鑒于之盡心吾志恤邊患天即鑒于之體國  
吾心勞民瘼天即鑒于之憂民敏不忘君天寔  
鑒于之戀主居常念母天亦鑒于之思親蓋日在  
天上舉頭而天日即見心在人肩舉意而彼蒼即

臨下奚有動天之至德懇誠諷格乎靈神胡今斯  
之世有感天捷于桴鼓而未能遠信于人人風聞  
引聲和成篋壽遠而綜理微悉則日之爲小智  
備守而城僅全則詭以爲大劔校士先崇德行而  
劣類共忌其訪察規切既遭播落而權黨返誣以  
迤逦憤世激發摘之爲狂佻守默遲訥誤以爲辨  
速惟黑白之顛倒故方止之傾仆苟一言之或飾  
矢萬死之莫贖天實鑒之大公未服謂之何  
哉無惟心求道合而不必與世合動敬天謀而罔  
肯徇人謀夫道可恃人世何尤獲于古訓勉厥身

修庶永終譽以垂令猷展禮廟下虔謝玄幽俯以  
茲言並告朋儔嗚呼尚享

祭李母太恭人文

曰古今交執年誼爲先二難與我兩榜同年鄉土  
親情婚姻爲厚予託高門絲蘿締舊予少總角文  
試鈞陽登龍識李王立成行予逾弱齡鄉闈梁汴  
乃與元方賓興同宴一見如故投分深野中調  
諧海內知音乙未南宮仲方同第蕪葭媿倚芝蘭  
意契柏臺兄任棘寺弟遊予時微省鄰比綢繆司  
馬季方成年亦中予叨鳳池獲交三鳳乃篤世講

乃締朱陳時拜伯母京邸慈闈豚兒受室之子于  
歸母來我家仙駕光輝予拜母家恤刑關陝迨今  
五年流光荏苒常期此後時詣鈞臺百回拜母仙  
海桃開子宦晉方謬司學憲計音遠聞不勝駭頰  
中秋望後此夕何夕真耶夢耶堪信堪疑余羈一  
方靡克匍匐遣弟與子生芻奠哭卜賢且貴福厚  
而備一代共知匪言可既暉暉寒月皎皎冬霜絨  
河千里地老天荒嗚呼尚享

祭李荆陽太叅文

曰吁嗟哉寓形宇宙之內孰能久不歸貞所貴生

而爲名德庶乎沒則爲明神德雖考其勛業而聿  
本于彝倫內敦父子外重君臣觀乎兄弟尤謂懿  
親惟公之出而事君也烏臺鐵柱英風直節論劾  
公相無所畏避竟謫倅於海濱惟公之內而事親  
也承顏順志迎養歸省每遇誕辰必圖稱慶而問  
安致膳之續紛惟公之處宿也怡怡閭閻易衣共  
被切連枝同氣之分而手足之愛聿均惟公之誨  
子也早薦賢書決科願出而義方庭訓之能遵茲  
三善之既備斯百行之皆純所以少登甲第薦列  
列中且躋上壽位據通津胡爲乎官不過乎三品

袞未逾乎五旬初回轅於關陝倏易箚而沉淪嗚  
呼傷哉其也與公榜同韓李誼結朱陳去歲相逢  
於秦省今秋聞訃于燕闈見令弟銀臺慟哭其兄  
長感眇余葭葦念切於盟姻嗚呼傷哉公之乞歸  
俞允而遂疏廣勇退之志者賴君上之仁公之嗣  
息有託而了尚平婚嫁之願者賴母氏之身公之  
沒而推業讓產使門閥之益拓者賴諸弟季方之  
友愛公之沒而肯堂用譽使光裕之無窮者賴慈  
明令嗣之彬彬是公之忠厚足以流垂世之澤而  
公之文業足以貽不朽之珍公雖云沒公澤無垠

嗚呼傷哉崧峯蠹蠹兮頽水潏潏臨風酌酒兮洒  
淚秋旻嗚呼傷哉尚饗

祭葉孺人文乃同寅李君東明配也

際氣數之參錯兮有修短之殤彭嗟賢媛之早世  
兮乃造物之虧盈德美由于秉粹兮而早謝由于  
質之清是良玉之易瑩兮而芝草之弗榮荷吾寅  
之良配兮族相望于儒黌夫君同幼而授乎仙桂  
兮遂婉素娥以齊衡夫君方冠而馳乎杏苑兮配  
非桃李之凡英是乃鍾七閩之靈粹兮尤得三秀  
之懿精上應女星于分地兮蓮花疊翠而傍呈嗟

閨儀之難狀兮予惟徵見于東明予夫君秀朗而  
炯若兮知厥內柔則幽貞觀夫君鑒識而中蘊兮  
知其厥內之重然而怡承觀夫君巾履弗垢兮知  
厥內之修整而絜瑩觀夫君裾襦工窈兮知厥內  
之組紱之咸精夫君食我之饌必品具甘芳而餅  
飣加滑兮知厥內能主饋而調烹夫君銀鹿馴厚  
曾不見其紛譁訶譴之為累兮知厥內有御下之  
嚴平問賢淑之甚疾兮胡遽傷生其始也因胤嗣  
之夭碎兮哀痛靜嬰繼也因姑之歸里兮思慕牽  
縈思子既謂慈母之德兮而思姑乃孝婦誠惟慈



陳文獻先生文集 卷之六  
孝之允備即衆善之階併予同官于司寇兮職承  
乏乎明刑荷東明之益友兮崇古誼而訂盟私幸  
吾儕得良朋之外助兮且幸東明得內助之朋今  
東明之失內友兮亦曷能不動乎朋情清霜皎皎  
兮蕙帳風輕辦香三酌兮哀鴈孤征嗚呼傷哉傷  
哉君子重念朋情情曷其已

真劉室張孺人文

嗚呼孺人地卿曾孫官保孫婦義官愛女鴻臚主  
阼良人伊何封駁銀臺叔舅中丞位躋三台嗣即  
膠彥館甥胃掄詩誦碩人敘此宗親嗚呼孺人方

爾繫絲叔德孔純幽閑貞靜慧賴慈仁姆教是率  
女仁成情孝經女傳大義能陳乞矣其爲令女也  
已逮其結綯克婉德門孝女媿嫻禮儀攸存重慶  
在堂甘旨旋春本孀姑愛敬彌敦允矣其爲順  
婦也已及嗣內事亦其有或薦繁展誠實燕式備  
勗爾夫子力學自肆成均卒業天曹銓次允矣其  
爲好逑也已爰帶方鞬祈厥祺祥神授之福載弄  
璋亦載弄瓦嗣胤繁昌胥養胥誨鳳鸞怡怡允  
矣其爲賢也已嗚呼孺人女兮婦兮妻兮母兮令  
而順兮好且賢兮慶名宗而能飭歸盛族而謙焉

是蓋女中之絕德雖丈夫其猶希宜其緩多福而  
享遐齡也胡爲年僅四十一疾而摧夫不撫尸菴  
落遲回悠悠蒼天數厥有常而獨於孺人報施之  
理卒不可推嗚呼孺人芳魂兮虛悻寔安悵望兮  
閔山緲隔雲慘慘兮淚澤澤襄靈輻兮哀無敢奠  
椒漿兮彷彿來格尚饗

祭風穴山文

鄆陳陳奉使關陝謹以辨香新幣接汝州風穴  
山 風伯之神而告之曰大地靈氣其名曰風鼓  
動萬物裨助天工茲苟有子風穴實山澤之氣通

顧此山不東以西不南以北而真豫上之中占經  
風雨之所交陰陽之所會者而爲樞極元化之宮  
故穴之所出必披拂煦育而爲生物之仁風融熙  
播澤而爲海洋之和風施之家國有以布龐厚之  
淳風而施之天下有以變外錫之皇風是地王者  
之維風而并上旋之維風物自斯以往惟爲禎祥  
之風風爲國運之維風而維國之重風爲除苛之  
法風爲聖人符瑞之風而風勿使物而爲眩惑  
之風風成是風之仁風而備造化之崇隆也余  
奉命觀風亦奉命觀風入關問俗志亦切於采

風疾斯土尚存周家之古風足昭明代之文風星  
輅經此敬節惟同投文遣告以達斯衷惟神其歆  
鑒之

祭馬寨嶺山文

惟神氣歆蒸而土徹於太清體磅礪而平臨乎衆  
壑源流之聲合天之精養榮饋於一方經大祀於  
三晉出雲雨而民生是賴興寶祚而國計有評  
焉者也方今北胡虜南雉倭戍兵多而寇則繁  
滋費廣而司農耗竭民財不繼神呪是祈早開  
山鑿石神不中於農爲人禍上繫財民必至於斃

動然事非得已曠務窮搜况天子藏寶於山原  
非橫取而明神效靈於國亦非濫施伏望覃被  
洪庥速輸玆惠山應祈而出寶數踰甫由國資  
用以除克功成折首頃聞玉甌峪之錫羨皇心  
載欣今見馬寨山之流金封典且逮矣神幸  
聽之幸歆之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